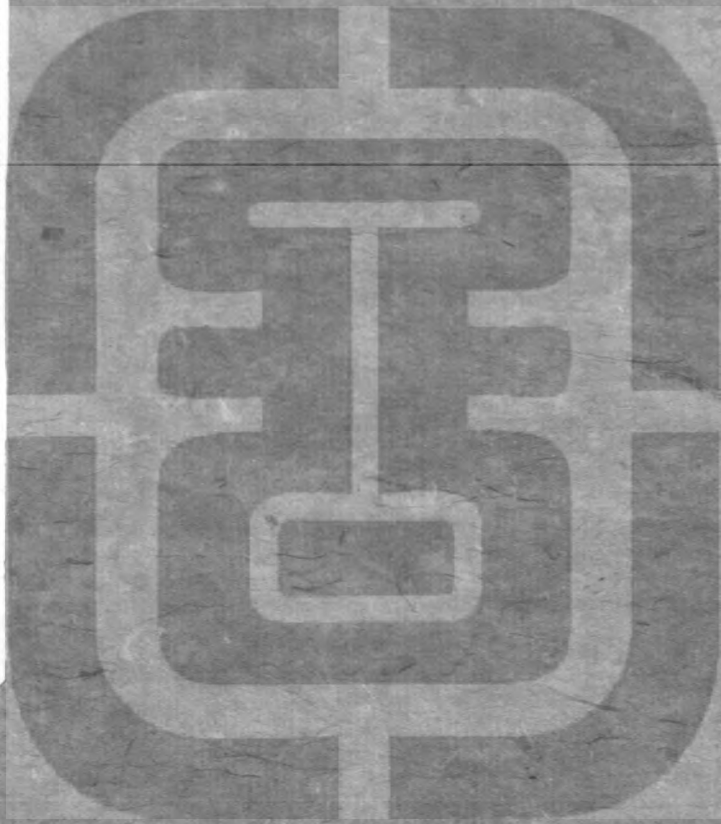


新刊

周禮全經

五



周禮全經卷之五

地官下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釋曰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一鄉之中必立一上大夫之尊以爲主無宰伯正司之號直以本秩名之又設府史胥徒之役固知鄉大夫以下皆民官也然則民官以德詔爵亦有祿乎曰載師於近郊有宅田官田鄉大夫以下之祿也士田族師之祿也賈田市官之祿也遠郊又有賞田則鄉大夫有功而加賞者也牛田養公牛牧田養馬者也鄉官

之祿必取於此也。政以正之，教以誨之，禁其勿爲，令其有爲。此鄉大夫之權也。然政教禁令與鄉師不同。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釋曰：正月之吉，建寅月朔也。教灋三物，九比是也。鄉吏自州長以至比長也。德行六德，六行藝六藝，以其皆道之所存也。故曰道藝。○按鄉大夫獨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則鄉大夫乃教官之宗主。是必昔日卿大夫蒞事王朝，遷老於家，則司

鄉中之教，而食教官之祿者也。尚書太傅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故鄉遂之官，大夫士之秩者，皆嘗爲大夫士者，或爲大夫士之子孫，而世其祿者，是必家勢素爲民之所服，而教亦易行人所矜式。子孫亦思守其家灋，而不敢廢宗灋，亦可常行而不墜。故上下以辨，民志以定也。教灋固不離乎三物，然推行之際，必有條件。故逐年有受教頒教之事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

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釋曰登上之也夫家之衆寡稽之於州長黨正鄉大夫則登之版籍也可任即上地家三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皆辨之也國中六鄉野六遂也國中  
之民晚征而早舍以地近而役多也郊野之民早征而晚舍以地遠而役少也此所謂施之也其舍而不征者有六有爵者在所尊有德者在所敬有道藝者在所崇服公事在所優有年齒者在所安有天刑者在所恤也既登於版籍每歲終則入其

書於司徒焉

原曰司徒教灋以辨施舍爲大務施舍之辨而國中四郊則異灋此可見鄉灋之必行於天下矣然謂之施者征之也舍者免之也征之者豈如後世分地稅身稅爲二哉蓋古者自十五至二十皆授田而爲夫家其無執事者亦出夫家之征其它不毛者有里布則是有田無田無論在國在野之殊皆取以三征曰粟米曰布縷曰力役也若夫賢能則舉於司徒者不征於鄉舉於王者不征於司徒所謂舍之也既言施之有國野之別而貴者賢能

與服公事者之舍必表曰國中者蓋鄉遂異治鄉中多君子也而遂人只曰老幼廢疾而已故不明施舍之辨則不知司徒之教必通於郊野不知稅灋之三征則何以明施舍之事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釋曰此賓興賢能之事三年大比者每歲月吉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友睦婣有學四時孟月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每歲之首州長又攷其德藝則人才成否有定書矣故鄉大夫三年則大

校比其月書季考之實而總覈其德行道藝之全大賢大能宜進於王也則集合鄉吏行鄉飲酒禮以賢能爲賓而興舉之焉鄉老天子之三公致仕時居於百里大都之中時而與王坐而論道賓興之時暫屈爲鄉老重得人也吏謂州長黨正衆寡者族師閭師比長貴者寡而賤者衆故曰衆寡上禮字鄉飲酒之禮下禮字禮敬之禮以上賓之禮敬之也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釋曰厥其也其賓與之明日也獻進也天府祖廟  
寶玉所藏之府內史掌國令之貳王制祿則贊爲  
之者也獻賢能之書王必再拜而受之重得賢也  
其書與祖廟寶玉共藏貴重之至也內史貳之將  
以制祿也苟舉而未當豈不愧此禮哉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  
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  
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釋曰退獻賢能之書而退也前言禮者鄉飲之禮  
此言鄉射之禮乃鄉吏共行射禮以觀之與賓禮

待之者異矣詢之者以平日位在已下者既書其  
賢能則出而在已上問其心服與否也一曰和謂  
內志正也有德則能和矣二曰容謂禮貌莊嚴也  
有行則容莊矣三曰主皮謂射中否也有藝則能  
中矣四曰和容謂禮儀習熟容節比禮也此以禮  
觀之也五曰興舞謂綴兆舒疾節奏比樂也此以  
樂觀之也成周造士以禮樂故攷之以禮樂也既  
行射禮以觀人材與所書之稱否又詢于衆庶以  
問其心之服否所以示至公也此謂者應上之詞  
言所以觀之詢之者非徒如此而已也將使民自

興其賢者出其本秩使之加於已上以長於我而任教也將使民自興其能者使入於其鄉而治我事也舉非爲人而舉乃以長我治我者而舉之實見其賢能故耳果心有未服則豈肯舉之哉

原曰成周舉選之灋有二節焉其大賢大能則行鄉飲酒之禮以之爲賓而興之進於天子入於太學教養之司馬辨論官材舉以任百官府之治矣其次賢次能則鄉射以舉之而進鄉官之秩焉然其舉雖二其教一也二十五家之間歲時讀灋而書其敬敏任恤百家之族月吉屬民讀灋而書其

孝友睦婣有學五百家之黨正歲屬民讀灋始書其德行道藝之全矣然能書之未能攷之也州長則攷之能攷之未能興之也而鄉大夫則興之教之初已爲興之地則興之日何負於賓禮之隆哉周家得人之盛其本固在此也然鄉吏進秩其舉行之典亦有至公之制焉既行射禮以五物觀其德行道藝所以驗其平日所書之當否又徧詢其所舉者果出於其心之所願服則其所書者既不

可以經營而倖得而所以舉者復豈有蔽私得我之心哉則人必將率德勵行以聽旌舉之不暇矣

使德非實有則誰肯舉之而還以長治於我者乎  
孟子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之謂也  
後世科目取士糊名易書以示至公不知以利祿  
爲媒先誘以利欲之教灋矣豈若賓興之典使人  
自脩其德行道藝以爲教月書季考使人心服自  
舉之爲公哉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攷灋  
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國大詢于衆庶則各  
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  
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釋曰會計也大曰政小曰事致獻也歲終則攷其  
一年所教之功遂令鄉吏大計其所教之政獻其  
所治之事上於大司徒也正歲事之始也則令鄉  
吏攷灋于司徒而斟酌其利宜而行於一歲也以  
退攷灋而退也憲表懸之也所治謂州黨族閭也  
國大詢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之類皆鄉大天  
致其民至於外朝也大故災變寇戎之類則令其  
所治之民各守其閭門以備之將以待上之政令  
也旌節執以爲信者民雖以徵令行必以旌節輔  
之乃得通達也古人二十五家爲閭閭首有門門



左有塾、閭、胥坐之，其灋至嚴，所以備災變防寇盜，行教灋，謹出入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邦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釋曰：二千五百家爲州，州長中大夫之秩，亦鄉官也。教治卽下文勸戒之事，政令謂賞罰戒令，所以輔教治者，灋則其條目也，屬猶合也，謂會聚之邦灋，司徒所頒之教灋，固不外于三物十二教，然每年必有推行之灋，訓戒之辭，讀之以教民也，攷其

德行道藝者，以黨正族師之所書者攷之，以驗其實也，既攷之，又勸勉而訓誨之，其有犯教與過惡者，則糾督而戒飭之，夫州長教民，既攷其善矣，復勸之，既糾其惡矣，復戒之，無不欲其入於善，蓋欲以德化民，不恃其刑政以威之，此教化之道也。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釋曰：州社，州中土穀之神也，歲時春祭社以祈穀。

秋祭社以報功祭之日必會民而讀灋者民不空集也亦如之謂勸戒之也序州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州長主攷黨與族間所書者故春秋以鄉射之禮會民於序以別賢否且示化焉蓋古之攷德必以射班固曰序則行禮而示化焉此也大祭祀州祭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之喪也涖臨也必親涖者敬上也作起也師謂征伐田謂狩獵行役謂土功戍守役作凡此數者徵民則州長帥而致於司徒戒令所以率作事賞罰所以治功過皆兼掌之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釋曰歲終會政攷其終也正歲讀灋正其始也三年大攷州里德行道藝之成否將以贊鄉大夫也惡者黜廢之善者賓興之皆本於州長所攷而贊之也不曰州間而曰州里者鄉灋兼行於六遂之中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

釋曰五百家為黨曰正者為一黨之人所取正也

政令教治變上文耳其實一也四時孟月寅申巳亥之月也吉日朔日也正月在州三時在黨讀灋必言邦灋者兼八刑也民知教灋則不違乎義理民知邦灋則不麗於刑辟因讀邦灋遂糾其過惡戒其怠惰也崇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爲壇祭之如社稷云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乎崇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厲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是也亦如之者必讀灋而糾戒之民不空集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序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釋曰索鬼神郊特牲曰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即蜡祭也稱國命祀也序當作庠州學既名

序黨學宜名庠也學記曰黨有庠術有序孟子曰

謹庠序之教又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今有州學

而行鄉射於黨學而行鄉飲是其義也黨庠飲酒

禮亡必正齒位者以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

農隙之時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

飲酒雖鄉大夫之尊亦來觀禮鄉射記曰大夫樂

作不入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

相次也。鄉黨尚齒，然有爵尊而齒不敵者，專以齒序，則失貴貴之義。故聖人制之禮曰：一命而齒，不敵齒，則齒于鄉里；再命而爵尊于鄉人，而不能勝乎天序，故與父族之人爲齒；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爵尊矣，不齒者，貴貴之禮，則席于尊東。蓋鄉飲，鄉射皆酒尊在室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人爲卿大夫，觀禮者爲鄉人所遵，灋故謂之僎席在酒尊東是之謂正齒位，而長長貴貴並行不悖矣。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釋曰：黨中婚冠喪祭飲酒之禮，皆黨正教之。蓋民者冥也，非教則不明。古者民間之禮，無不自上教之，且戒禁之。此風俗所以淳美也。夫射飲相見，固鄉禮也，而冠昏喪祭，則家禮也。自黨以下，家禮無不教之。師旅田役，則以什伍聯比之，灋治其政事，謂糾率之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大比亦如之。

釋曰：歲終會計其黨政，則帥族師以下致之於州。

長夫人之智愚賢不肖之不同教以德行道藝使  
之歲終服習日就月將至於歲首必有可書者故  
會民讀教灋而書之黨正既書則州長得以攷而  
勸之鄉大夫得以攷而興之則其材成矣校比即  
辨施舍與其可任者族師閭胥至近也歲時校比  
黨正則往臨之以驗其實也大比亦親校其比以  
閱實之而登其數於州長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音步

釋曰百家爲族師帥人者戒以飾其怠忽令以輔

之政事邦政之事月吉每月之朔也讀灋州長以  
正月黨正以四孟月族師則每月舉行之民彌親  
者教彌數也孝弟睦婣六行之本學謂詩書禮樂  
之事族師所書三物未全但有一之可稱者閭胥  
即書之進於族師族師又攷而書之也酺爲人物  
災害之神鄭氏曰此世所謂蜾螟之步與人鬼之  
步歟蓋亦爲壇位祭之如雩禘然族師無飲酒之  
禮但因祭酺而與民相酬酢因而讀邦灋善德行  
也大抵百家之族日與民相從事其昏否必知之  
悉矣故三物之書族爲本也月吉春秋皆有遺所

以激其進德作其怠倦也至矣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釋曰邦比小司徒之九比也四閭之吏閭胥與比長凡有職事者夫家衆寡與六畜車輦鄉大夫既登之族師又登之蓋以死生貴賤老少之變不同不可不以時校登爲施舍之地也百政皆起於族雖黨正亦親涖之以其親民故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釋曰聯綴也有次序之義蓋一比之中五家既有先後矣十家爲聯則二比又分先後也四閭既有先後矣八閭爲聯則二族又有先後也分之則比長各統五家閭胥又統五比族師各統四閭若無先後之次則同等者不相上下何以能合爲億萬使翕然齊一哉惟其有聯則自一家數至五家爲一比之次自一比數至五比爲一閭之次自一閭數至四閭爲一族之次自一族而加一族爲八閭

之次自此積之而萬而億莫不翕然有序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皆本乎自然連而不亂也推之天  
下無不皆然十家爲聯聯其居也十人爲聯聯其  
人也居有比閭族黨人有伍兩卒旅其灋皆同先  
王所以必立爲聯比之灋者欲其舊比居者則相  
保新來徙者則相受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  
惡而無所蔽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  
相嫉職役葬埋則相佐助焉故聯比其民者所以  
歡洽其心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

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釋曰作起也前言五人爲伍十人爲聯矣此言若

出師田後用衆之時則每家擇可任中一人以伍

兩之灋合之若行簡稽之灋則或四家出一人或

八家出一人或三十家出一人如司馬灋乃視其

見在人數合其卒伍而用之族師掌百家聯比之

灋所起故詳言之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者管轄人

亦須有灋貴嚴肅也故用衆之道合其卒伍使有

統一簡其兵器使之精強帥以鼓鐸旗物使威令

必行掌其戒禁刑罰使灋度嚴肅所以協其力也

至於歲終則會計其一歲所行之政事而致於鄉  
大夫焉

原曰治民之道上下不辨則貴賤無別而強弱相  
凌矣故無序則禮不行上下不聯則情義乖離而  
歡愛不接矣故不和則樂不興先王以禮樂治天  
下必先以伍比之灋等其上下以立其序又以什  
聯之灋合其群衆以導其和故以居言之則五家  
爲比十家爲聯百家爲族二百家爲聯無事則相  
保相受有事則刑罰慶賞相及由此而脩之則教  
化以行人心以變由此而脩之則禮義可興刑罰

可措由此而脩之則風俗可淳泰和可致矣以人  
言之則五人爲伍十人爲聯百人爲卒二百人爲  
聯推而至於千萬人焉億兆人焉故渙然而歸則  
各安其居忽然而合則各有其次令以師田則行  
伍以定號令以行旗物以整令以執役則同力合  
作戒令不煩而事功畢舉者以吾聯素定故也夫  
伍不制則亂聯不合則乖聖人欲有爲於天下吾  
知必有機要之道不徒清靜而無爲矣然則什伍  
之灋雖關百聖何以易之夫司徒亦有兄弟師儒  
朋友之聯者皆欲其同心同德以向於善何往而



非以禮樂治天下之道哉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征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饋撻罰之事

政音征饋古橫反撻吐達反

釋曰二十五家為閭胥民之有才智者惟其齊民故無政治只掌徵召命令於其閭而已衆寡人民也二十五家人民可以數計故不言夫家衆寡然施舍之辨自閭胥始與民同處故察之詳祭祀謂州社黨禋族酺也閭胥與焉役師田功事之役政

州黨射飲讀灋之類喪在上之喪也遇此數事必聚衆者以閭胥民所率先掌徵召也此謂校比一閭之衆也閭胥近民故讀灋無時節聚而比則讀之以相告戒既比則書其恭敬勤敏與同等相信為任同類相濟為恤也不及德行道藝者德未可名由敬敏任恤以行之而至於成德達材則有德行道藝之名而可書矣故敬敏任恤又德行道藝之本也故閭胥之所書止策勵脩飭之所在觀此可以知教本矣不於此而立基只日求乎孝弟睦婣與夫仁聖忠和者而書之其不苟以相欺者幾

希矣。凡事謂聚衆庶而校比之事。鱣、罰、爵、撻、罰、朴也。罰、罰財帛也。此失禮違教之罰。閭胥執其役也。夫書其行則不遺片善，罰其惡則不容小惡。此周家之民所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者，由治之於始故也。

班氏固曰：聖王之制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待薪樵，輕重相勞，班白者不提。

挈冬，民既入，餘子皆在序室。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合習俗也。又曰：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按班氏之言，能推測周制之一二。但曰：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是未知州序、黨、庠之制也。春冬出入，民里胥鄰長坐左右塾，此遂瀆也。餘子在序室，俊秀十五六入庠序之餘子也。婦人同巷相從，亦料想之言耳。但曰：民年八歲入小學，而知長幼之節，十

五入大學而知君臣之禮則合古者小大二學之意蓋比閭族黨之教所以教萬民其書內則曲禮少儀也閭塾之學所以教小子者周禮亦未之言但於司諫曰朋友正其行而強其道藝辨其能而可任國事者正言在黨庠州序之俊秀也是少儀者閭塾之書而內則曲禮則黨庠州序之書也班氏此說可以補未備之意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臯即罪字衰似嗟反

釋曰比長即上農也雖五家亦立之爲長有下士之秩然後等級有辨統帥有人五家聽信之故亦有治之道焉相受謂相寄托假貸也相和親情意綢繆也有臯爲非而麗灋禁也奇謂怪誕衰謂邪惡比長齊民之長也故惟令其善相勸勉而相和惡相糾戒而相及而已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

之民出徙於郊或郊野之民入徙國中其田里必自上授之其舊居比長必送於彼授其吏若去遠鄉不能親送則爲之旌節使執之則門關得達也若所居新鄉無比長親授或出本鄉過他鄉無節

信則門關繫之納於園土以詰所自來蓋非逃民即盜賊也。○梁氏曰比長至卑也而鄉灋必始於此聖人慎焉其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奇衰而罪必相及也而後奸惡無所容無授無節則必因而治之也而後反叛之徒無處之可藏無往而不獲蓋善有所勸惡有所懲業可以安生可以遂非上之人慮之周而處之當曷能使之無不得其所哉

原曰教也者不貴於語言而貴以德化德而無位以處之則德隱而教不行故先王爲之位以授德爲之職以處能位職各稱其人則教化自行矣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其等雖懸而所以爲教一也夫讀灋糾戒月吉歲時皆屬民焉則耳提面命不是過矣德行道藝教之具也昏冠飲酒喪祭射鄉教以禮也校九比辨施舍六畜車輦教以事也古之所以爲教者不出乎此人之所以爲人不外乎此矣不獨教之而又書之不惟書之而又攷之攷之既審乃會鄉之衆寡而行賓興之禮上者進於王次者觀之詢之以進退其秩則人心孰不激勸而向於善耶故德稱其位則德尊教以其德則化

行爲之爵以次其尊卑爲之禮儀宮室衣服度數以等其分爲之鄉遂諸職事以用其才有德禮以感之無刑政以驅之官不出其鄉教不離其事有激勸之權有訓告之備斯先王所以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致雍熙太和之盛其機蓋在此矣後世不知位職之辨立教之灋別立教官專以語言誦授爲教鄉無崇德之位民無觀感之實縱曰致治不過財穀豐盈而已德禮之備民心之淳無有也聖君賢相出焉宜以此爲首務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釋曰地官司民者也民事以治神爲先故封人爲屬之首社祭地之稱配以稷王社祭天下之土國社祭一國之土天子之國畿內也社以勾龍氏配稷以棄爲配壇在中壇外爲壝畿封而樹之者植其所宜木以嚴其界限也不言稷與壇者舉重以見之也封國封建諸侯也則割其方色之土與之立社於其國設其社稷之壇立其界限之壝畿界之上皆爲溝塹又封其土樹其木以爲阻固若造

大都小都公邑家邑亦封其四域溝樹之令其社稷之職者都邑亦必有封人以主社稷之事王朝封人特令之使立其職事而已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綏共其水橐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福音福綏一作紉持忍反橐古老反

釋曰飾謂刷治潔清之也福設於牛之角以防觸也衡設於牛之鼻以繫繩綏牽牲之繩也水以滌牲橐以藉牲也君牽牲入廟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實棗於腹炮

之以備八珍也鄭氏曰封人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腍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醴積膳之牛軍旅有犒牛會同之盟有載書之牛皆飾而潔之

葉氏曰古者立君曰奉社稷取妻曰共社稷死國曰死社稷社稷之重亦明矣故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封國必設社稷之壇造都邑亦如之此見王畿邦國皆有社稷也鄭氏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詩載芟春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宗伯大雋則類社稷言其與天

時相爲休咎與歲事相爲豐耗故設官以掌之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  
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  
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  
事以晉鼓鼓金奏

鼗音焚鼙音高

釋曰金鼓皆鄉野所用者故特設鼓人以掌之所  
謂和民以樂此其一也六鼓即下文六鼓四金即  
金錞金鐻金鐃金鐸也以節聲樂雷鼓靈鼓路鼓  
晉鼓是也以和軍旅鼗鼓是也以正田役鼙鼓是  
也教爲鼓教擊鼓者辨其聲用以鼓之制有長短而

其聲有大小辨其所當用之事也雷鼓八面鼓也  
神祀謂祭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示也  
路鼓四面鼓也鬼享祭宗廟也鼗大鼓也長八尺  
止兩面軍旅鼓之鼙鼓長一丈二尺役事鼓之詩  
曰鼙鼓弗勝是也晉鼓長六尺六寸鼓金奏謂先  
擊編鐘後聲晉鼓以和之此六鼓也

以金錞和鼓以金鐻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錞音淳鐻直音角  
反鐃女交反

釋曰錞錞于也圓如頭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鐻  
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

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也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金鈴金舌曰金鐸在軍所振金鈴木舌曰木鐸施令時所振此四金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帔音弗鼙音戚

釋曰百物之神謂蜡祭兵舞則于戚之舞帔舞以采繒爲之有秉當舞之時則擊鼓以應其節也鼙夜守鼓也蓋軍儆戒在夜故擊鼓鼙鼓以警衆也司馬灋曰昏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祭响軍動旦行也亦擊鼓以進衆救日月則告王擊祀天之雷鼓大喪始崩及窆時則詔大僕擊鼓傳達于四方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暵呼但反

釋曰舞師掌教舞者兵舞即武舞用于舞祭名山大川用之有扞衛之義帔舞用於社稷有禘除之義羽舞折白羽爲之形如拔四方謂四望也羽有



翼蔽之義、皇五彩羽為之、用於早暵、有陰陽相濟之義、三者皆文舞也、野舞謂野人之學舞也、教之以備鄉遂州黨祭祀之用舞也、與猶作也、不與舞民間小祭可略也、

原曰、鼓人舞師不屬於樂師而在於司徒者、以民間之所用、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具在此也、夫民不以禮教之則凌、不以樂教之則乖、祭祀固禮矣、而樂之用亦莫大於祭祀、至於軍旅田役非樂不和、而况於歌舞之節文、所以正民德者、樂其可廢於民哉、故大司徒曰、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此鼓人舞師所以必在於此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黝於糾反

釋曰、六牲謂牛馬羊犬豕鷄也、阜盛也、蕃息也、物謂色也、牲生牲也、牲純全也、蓋牲牲則牲之全體者、犧牲則牲之純色者、皆互言之耳、祀分陰陽、天陽而地陰、日陽而月陰、宗廟則昭陽而穆陰、陽祀

禋祀實柴禋燎之祀也陰祀血祭之祀也望祀豕  
 沉之祀也時祀六享宗廟之祀也外祭謂表貉及  
 王行所過山川用祀者毀事候禳毀除殃咎之屬  
 騂者赤色之盛黑色之微以南北方之色而分陰  
 陽之祀也方色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黃也尢  
 雜色皆可也繫牲者時祀以上也不繫外祭小祭  
 之牲也繫則授充人以養之不繫則自共奉之而  
 已不授充人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  
 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釋曰牧人所養者成牲之牛牛人所養者未成牲  
 之牛公牛者公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待國之  
 政令則祭祀享食賓射軍事喪紀所需也享牛獻  
 神之牛求索也職人即充人也芻養也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  
 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  
 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噐凡祭祀  
 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

傍蒲浪反  
簋音老

釋曰牢禮殷膳太宰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生饋  
 之也膳孰進之也羞進也所進賓之膳其牛享食

賓射講禮之時用之也犒牛犒師所用奠牛遣奠所用之牛牛有二有祭享之牛有任用之牛兵車之牛則推戰車也載任噐則用以推載車也人在前曰牽居其傍曰傍任用也公用之噐也互楅衡之屬盆所以盛血簪所以受肉皆牛人共之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祭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

釋曰充猶肥也牢闌也繫于牢者充人所躬親也養牛羊曰芻蓋授之牧人而養之也散祭祀謂司

中司命及凡小祭祀也繫于國門使守門者養之展牲謂察視也告牲告其體色之純全也碩大也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

原曰自封人至充人職至微也而列載師之前何哉蓋五官皆司徒屬外所用禮樂之微職猶春官鬱人至司几筵五官是也官雖微而職則要事雖小而關乎禮樂則大故次於此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釋曰任土者土地有生物之功任之不使閑曠也其灋則區畫王畿之土地爲郊甸縣都之等將以

授人也。物地事者，有土斯有物，土有青黎白黑黃壤之不同，或宜九穀，或宜果蓏，或宜蕃鳥獸之類。凡地事以此物之，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職以牧事，凡所謂地宜之職，以此授之，待其政令者，以此而定賦稅，待上令而取之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釋曰：在國之屋曰廛，在田之廬曰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注曰：二畝半為宅，在邑二畝半為廬，在田即里也。詩曰：中田有廬，是也。國中王城之內也，場以納禾稼，圃以種蔬菜，園樊之，則為圃。○

按廛里也，場圃也。雖云任國中與園地，其實總鄉遂都鄙，凡在邑之宅，皆謂之廛，在田之廬，皆謂之里。其在田在邑之空地，皆謂之園地。合鄉遂都鄙，皆謂之國中，以邑宅而言也。下文云：園廛二十而一，可見在田之廬為里，餘地為場圃矣。此二句言廛宅也。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釋曰：宅田，州長黨正之田；士田，族師閭師之田；賈田，司市以下之田；近郊，五十里；六鄉之地也；官田，

遂大夫縣正鄙師之田賞田有功者賞地之田也牛田養公牛者牧田養馬者也遠郊百里六遂之地也此七等之田皆鄉遂之中井田之外行貢灋野人耕而取其賦以養君子者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又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即此是地若井田之徹灋則自鄉遂都鄙皆是此地其賦稅爲百官之祿及九賦之需又非如七等之田專以厚君子也鄉大夫爵則卿也或昔日王朝之卿大夫有家邑其田非鄉中可容故不存焉此總言七等之田在鄉遂者下文只以都邑本名言之其實都鄙雖不成鄉遂亦如鄉遂之制故制田之灋而七等在其中矣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釋曰鄉遂之外爲都鄙亦爲公邑何以謂之鄙五百家也有五百家之聚則謂之邑不成縣遂也公邑天子未頒與人者郊外曰甸地在二百里之內也井地之灋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蓋丘邑之田在鄉遂之內成甸之田在鄙邑之內而縣都之田則居於小都大都矣以井田之數而名其地未可知也家邑者天子之大夫各受二十五里

采地在三百里之內者，稍字未詳，地則甸與縣之間耳。治邑者縣師也。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釋曰：縣者井田之灋，則四甸爲縣。比居之灋，則二千五百家爲縣。曰縣地者，用井地灋。曰小都大都者，用比居灋。四縣爲都，都之名依之而立。四縣則萬家也。都止於萬家，四縣而已。不制鄉遂者，大都不可耦國也。畺介也。自此之外，則爲侯國。小都則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之內。大都則天子之三公及王子母弟，又受采地百里，在五

百里之內者，故采地百里。亦如侯國大國三鄉三遂采地不成鄉遂者，別四郊也。○丘氏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百同。王畿千里也。鄭氏曰：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

夫則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按鄉遂共十五萬家。一家受田不及二夫七等之田。亦以夫受計。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釋曰：上言任土貢助在其中。此言任地專以貢灋言也。蓋周人貢助並行。助則十一不假言。貢則七等之田有差等耳。故再列之。國宅凡官府所有官

室吏所治者。故無征。園廛二者皆民居。蓋在五畝之宅之內者。種桑麻為布縷之征。故二十而一。下文宅不毛者。亦有里布是也。近郊十一。謂宅田士田賈田之稅也。遠郊二十而三。謂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稅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亦貢灋七等之田。鄉官所受之祿也。漆。故書作叅。蓋有水澤之處。謂之漆。詩曰：猗歟漆沮。凡澤藪皆可名漆也。林山林也。漆澤衡所掌之地。林山虞所掌之地。二十而五者。如魚鹽材木之類。不用人力耕治。天地自然之利也。但視其所得。每十分取其二分之半。

夫井田之助灋則有公田固十一也徹灋無公田但每夫十取其一貢灋則輕近而重遠者蓋七等之田皆鄉官所受以爲祿及其私田而授民以耕者故取之不同如此亦立爲定灋令其不得多取於民故也然亦或有萊易之中耕治之勝於腴田者故多取之未可知也國語季孫以田賦仲尼語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祗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籍田者鄉官之祿孟子所謂圭田也以力者耕治有勤惰而取之不同故有遠邇輕重之差正此之謂也賦里下文里布也宅不毛有里布所謂量其有無也若在官之田皆取以什一不假言矣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釋曰宅不毛者宅謂廬里也遂人曰頒田里夫一廬田百畝則宅地五畝二畝半在邑則廬與園也二畝半在田則田里與場圃也皆植桑以供蠶事里田廬也遂人曰以田里安氓是也布即右帛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此正五畝宅地之布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即此布也故民受五畝之宅



若不種桑麻亦必取其里布爲布縷之征不以不  
毛而免之也屋者民居之室即廛也屋粟粟之出  
於屋者蓋既受百畝之田自有百畝之稅粟雖不  
耕於田無所取粟亦必於屋而取之不以無而免  
之也夫征即百畝之稅粟家征力役之征也○夫  
無職亦取夫家之征受宅不毛受田不耕皆取其  
粟米布縷之征則是周制每成夫家必有三征惟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幼者疾者然後舍  
之故鄉灋以辨施舍爲大務鄭玄訓里爲二十五  
家之里屋爲三夫之屋則窮民一家尚不能共况

二十五家與三家乎暴秦亦不至於是也鄉遂之  
賦小司徒鄉師令之閭師載師徵之皆此賦也都  
鄙之賦里宰徵之縣師斂之亦此賦也以時者徵  
之各以其時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  
取之於冬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即此是也  
原曰周人監二代之制故貢助徹兼行貢者取其  
受地之稅耳助者八家同井同養公田也徹者通  
力合作計畝均收也葉氏曰井則通天下皆井矣  
丘甸縣都之制無往不同又曰載師七等之田閭  
師縣師所任之賦則貢灋矣稅有遠近輕重之不

同故載師立爲定額使之自貢而司稼以年上下  
出歛灋則郊野貢灋亦隨歲以爲上下非校數歲  
爲常也愚謂井灋邑丘甸縣都者言實田之數耳  
然用之於鄉遂甸則用之於鄙邑縣都則用之於  
大都小都七等之田鄉遂都鄙皆有之而徹灋亦  
在於井邑丘甸縣都之中故載師備列之蓋周人  
經界之灋甚嚴一夫定爲百畝其有肥磽則以蔡  
牧益之不過欲均百畝之稅耳但數至九夫則爲  
一井固不拘拘畫井爲公田也惟耕則通力合作  
計畝而取以什一故爲徹灋成井則有公田爲助

灋故皆可謂之丘甸縣都也其有不成井與夫者  
即七等之田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隨其秩  
以爲差等非以五十畝爲限也但所謂國中自賦  
亦大槩言國中多君子故貢灋多非謂鄉遂無助  
徹也至於甸稍縣都不言七等之田者蓋都鄙之  
制皆有國野比居之灋亦如鄉遂但不使之成鄉  
遂故爲都鄙亦貢助徹並行其間故舉其本名槩  
之七等之田自在其中耳但助徹則皆什一矣七  
等之田多鄉官之祿不得不行貢灋故立爲定額  
使鄉官自賦之理或然也鄭玄乃謂王畿皆爲貢

侯國皆用助實不然矣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釋曰閭師熟於閭里之情者故掌鄉遂人民六畜登耗之數將以任其力不使怠惰遊手也待政令聽鄉遂師校比之政令徵賦與載師同徵此賦也載師之賦主於地稅閭師之賦主於九職農末雖有或專或兼之不同但每人三征則無不同故曰皆一賦也若如先儒說閭師所徵者任民之稅則下文言貢而此言賦可見與載師同徵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釋曰此言任民之灋天下之民不出九職太宰分職司徒頒職不過分之頒之而已必閭師任之然後職有可立之地而出賦稅也農者天下之本任之於郊甸縣都之中而出粟米之征矣園圃則郊內藪牧則郊外固有以農兼之亦有專其業者則視其業而取賦或貢草木或貢鳥獸焉工化八材

商通貨賄亦有農兼之或專之爲業者則工有工  
灋商有市灋使之貢噐物貢貨賄焉任虞以山任  
衡以澤山澤之利出於天地之自然也故使之各  
貢其物若角人徵齒角羽人徵羽鬪掌葛徵絺綌  
于山澤之農之類以當邦賦是也自三農至虞衡  
所職不同視其業而取賦皆不出百畝稅額或以  
物或以米穀穀以爲祿物以當邦賦也至於嬪婦  
則凡成夫家者皆有之故皆使之貢布帛以爲布  
綌之征焉此任其職而責其貢以充賦也○或曰  
貢九穀者農也農既受田而取以十一矣若園圃

工商嬪婦虞衡之貢既不能以什一取之則事其  
業者貢賦何以爲節乎曰以下文間民無職者觀  
之則令其出夫布矣以上文載師無職出夫家之  
征觀之則夫征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是有  
職無職皆出三征矣夫布力役則或有定數而夫  
征則有等殺焉載師職曰園廛在國中則二十而  
一場圃藪牧在郊甸縣都之中則或十一十二也  
虞衡則二十而五焉商有市灋工有役灋此其取  
之之節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

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哀

釋曰無職謂閒民無常職也夫布嬪婦所貢之布帛即載師之里布也凡成夫家者皆有之故夫布里布皆屨布也孟子曰屨無夫里之布言夫布里民亦不免之畜犧牲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哀衣不得綴哀謂吉哀也罰之所

以耻之使各歸其職而勤其兼職也

原曰先儒謂夫征百畝之稅何但百畝之稅取蓋兼九職之貢耳夫農貢九穀固百畝之稅粟矣圃

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虞衡貢山澤之所有雖非受田皆當百畝之稅而爲粟米之征者也嬪貢布帛則凡成夫家者皆有之故爲布縷之征焉而力役之征則辨其可任之人而有公甸之灋則具於均人矣是故有夫家則有分職有分職則有三征此先王所以制恒產定賦役出財用之本原皆具於此也故明乎三征之灋則太宰之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大府之九功皆可源流會通條而不紊矣或曰三征者布縷力役輕於百畝之稅而受田者尚以年之上下出歛灋若園圃工

商數牧虞衡皆限以百畝之額且無上下而必取  
盈焉民將不堪矣曰先王粟米之征受地者視地  
而取稅受職者視業而取貢故百畝爲夫一也有  
一家受地餘夫多而無數百畝者焉亦有田少人  
多無別職者二三家共百畝者焉惟視其田有百  
畝則取百畝之賦耳此田不耕者所以有屋粟也  
其不受田者數牧有數牧之取工商有工商之征  
山澤有山澤之賦亦視其業之多少則視業而取  
貢耳非每夫必限以百畝之額也惟閭民既不受  
田又無職業豐約既不可稽使不限以三征天下

之民或受一征焉而曰吾家有可任之人則共力  
役之征耳或受二征焉則曰吾既成夫家則出夫  
布矣使不限以粟米之征民皆不就本業浮民游  
手偏於天下而田之荒萊日甚惟曰吾共二稅而  
已然則太宰分職司徒頒職司空授地職皆以不  
受田而免之則何人可頒可授乎故粟米之征閭  
民所不可免也可以見先王敦本抑末之政矣或  
曰九賦之歛財賄粟米不在矣果如漢儒口率出  
泉爲賦乎曰非也田野所取貢助徹之入皆以粟  
米爲百官府與在位在職之祿矣惟草木鳥獸貨

賄噐物與山澤之所出皆取其物以充九賦而當粟米之征焉或取其物或取其泉隨時之宜惟上所令耳是九賦所取雖爲粟米之征而非粟米之物也若夫布縷之征則盡爲九賦故大府別爲九功觀太宰以九賦配九式之用自祭祀而下無粟米可知矣至於侯國九貢亦以九賦取民以三之一爲九貢之目其二則爲國中之用王制大同故也故明乎載師閭師貢賦之灋王制如指諸掌矣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考

群吏而以詔廢置

釋曰縣師治都鄙之正官其職與遂師同蓋五鄙爲縣二千五百家也下有五百家之鄙上有萬家之都縣居其中故治都鄙者總名縣師邦國王畿侯國也王畿侯國俱有都鄙稍謂家邑甸謂公邑郊里者都鄙之郊里也掌地域守其分土也夫家人民辨其上中下家可任之人田萊上中下地田百畝萊五十畝及一易再易之數也夫家人民有多寡田萊有荒治六畜有消息車輦有備乏縣師皆掌其數而攷之三歲都鄙之吏縣師考校之上

其功過於縣則知人而廢置之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  
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  
器以帥而至

釋曰軍旅會同田役皆用衆之事也受灋于司馬  
者都鄙之兵皆司馬主之有所徵召則縣師帥而  
至大抵鄉遂之兵以衛王國軍旅征役皆都鄙之  
兵也故平時皆受司馬節制會其車人之卒伍者  
既作三番簡稽之數則隨見在調發之人會合其  
卒伍之灋與稍人帥之以聽役於司馬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  
賦貢

釋曰造都邑者帥民徒而造之都有大都小都邑  
有公邑家邑量其地者亦以室數制之量其寬狹  
以爲鄰里鄙鄙辨其物者辨十二壤土宜之物而  
授民田然後定其里數地域而溝封之野謂稍甸  
縣都也縣師蓋兼載師閭師之職載師任地徵賦  
縣師則辨稍甸郊里地域而徵賦閭師任民責貢  
縣師則辨夫家田萊而徵貢故疊言賦貢明兼二  
職然賦貢一也



原曰縣師其治都鄙之專職也與鄉有鄉師遂有遂師以治之而載師閭師則居於鄉遂之中以任地與民焉惟都鄙則只設縣師而事舉矣故掌稍甸郊里之地域則兼任地之事矣辨夫家田萊六畜則掌校比任民之事矣攷群吏詔廢置則掌考績之事矣作衆庶會卒伍則掌兵戎之事矣造都邑量地制域則掌營建徒役之事矣徵賦貢則掌徵歛之事矣合鄉遂之四職而萃於一官以分地少而委權專也所謂天子使吏治之非縣師也耶若其所以爲都鄙之主則在乎五命賜則之卿大

夫焉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  
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積音漬

釋由少曰委多曰積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以待  
邦用其餘於六處立倉以聚之也鄉里謂鄉遂之  
內民居之處立倉積穀以賑民之難難困阨者在  
國曰門在郊曰關門關所征之貨既以供九賦矣  
其餘則積之以養老而無子幼而無養者焉必於

門關者以出入易於取餼也。郊里謂四郊之鄰里也。諸侯爲賓，其臣爲客，必以郊里委積待之者。賓客至郊關之內，爲主者當與之餼廩也。野鄙謂百里之外，甸鄙之地，驛寄也。旅行客也。以野之委積待之，給過客之行餼也。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之內，民聚居之處，各有委積待凶荒之賑恤也。蓋此委積隨在而貯不隨在而取，郊里野鄙亦有待凶荒者，而賓客驛旅則凡三十里、五十里皆委積以備之。此其大槩也。行之有通融之濃焉，數事皆衆之所聚，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遺人掌之，如下文所

列者，道路之委積也。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釋曰：國野自國而達於野之道路也。廬，企室也。略設飲食以濟飢渴，三十里半舍也。則有路室可宿焉。委，小積也。以供飲食，五十里民居聚集，則設市隸於市官，四方可以交易，市中設有侯，賓之館有積以供具焉。凡一舍之間，三廬一宿，日有飢渴之備，夜有寢處之安，所以處賓客行旅亦周矣。凡委

積所在遺人司之巡而比之則所積不至侵耗以時頒之則所出不至於妄濫

原曰遺人委積之掌凶荒之賑恤老孤之畜養賓客羈旅之行固皆取之而足也至於諸侯會同聘問軍旅之興徒役之作用衆之方也道路皆有以供之是何委積之多如此哉後世一遇凶荒則賑濟無策師役之興千里餽糧驛傳之擾民不安其生民困於徵求國疲於軍餉安得如古者隨地委積以供之無徵求之若無轉運之勞而事事乃有其備哉揆厥所原由於兵民既判委積盡於養兵

官不土着驛傳困於迎送耕寡食衆地利不盡社倉廢墜是以一遇荒饑而國力不支也然周人之委積也有道旅師聚三粟春頒秋歛恤民艱阨在此矣委人聚䟽材以待賓客羈旅之用倉人辨粟入之藏有餘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國之大事備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則周人所以爲委積亦多矣是以備能先具而亡後世之患也後王不欲致治則亦已矣如欲寧萬民壽國脉先王之政可不講求而施措之哉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

釋曰均平也政讀爲征均地政者均其土地之征稅也先定其經界一夫受田百畝萊易牧地佐之使肥瘠得中令一夫守之是謂均地守分上中下之田施以三等之農數牧使之蕃鳥獸場圃使之種桑麻是謂均地職地守地職既定然後征之使出一夫之稅粟一家之布帛也均人民則辨其可任者役之牛馬車輦使之委輸此事役之征也地守地職則粟米布縷之征下文公旬所用則力役之征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釋曰凡均力役之征必視歲之上下以爲差等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年人食二鬴爲無年公旬者公上役作之旬也如有十日之役則役可任之人以年上下三日二日一日以公旬爲率故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鄭玄改旬爲均鄭鍔則曰每冬三月役民二十七日則誠暴秦之

灋由不知公旬之義也。凶謂飢饉，札謂疫厲，無力  
政者，雖公旬一日亦無之也。無財賦者，粟米布縷  
皆免之也。收猶脩也。對均言之，蓋凶札之時不辨  
守界人自不侵，不施地職，民自盡職，不均地征以  
無財賦也。凶年不均，每年小均，三年大均，蓋地守  
地職有變易，人民有消長，地道有變動，故三年必  
大均，然後三征得以均平，人民得以樂業。

原曰：均人之設，見孟子三征之言，爲得周人征稅  
之要也。蓋均地守者，均一夫百畝之地，粟米之征  
由是出也。均地職者，以九職之人各任其地之職

布縷之征，由是出也。均力政，則辨其可任者，給役  
以公旬爲斷焉。力役之征，具於此也。自均人觀之，  
則周禮賦貢征稅之事，征役力政之灋，雖繁且博，  
豈外於地守地職力政之三事哉？惟三事必用乎  
均也。是以載師任地，有宜授之人，閭師任職，有當  
受之業，而族閭之長，校比之，得其可任之人，以聽  
公上之役矣。使均人不設，則諸職不能相兼，三征  
亦安能使之平均，而無偏重之失哉？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  
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媿即美字

釋曰：敏善道也，謂德行之奧也。詔告也。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也。國子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師氏德盛道尊爲世師表，故以善道詔王者以自然之理而從容以告，所以尊王也。以德教國子，則自其所得者而儀刑誨訓之，使國子效灋之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是也。至極也。德者心所得於天之理，道則天人性命之微事物當然之則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至德爲道之本也。敏速也。敏德者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人倫日用之間實履其事者也。苟不勤敏，則行不力，故敏德所以爲三行之本也。孝德者國子所生之隆，所籍之厚，既與人殊，自當深念罔極之恩，不可頃刻而忘于懷，有得于此則爲孝德，湏臾而忘于此則爲逆惡也。故真有此德，篤實深固，則必深知道逆惡之事，而自不忍爲矣。○朱子曰：三德者相湏爲用，不可偏廢。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有不知道之譏，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以廣其業而有虛空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

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釋曰教以德者使之得於心教以行者使之習於事朱子曰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加脩不實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然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至德敏德亦惟孝德足以盡之故三行亦以孝行為本推行友順之目亦以盡孝也孝行如問安視膳之類親者愛之也知愛其

親則知所以奉養之方矣友行如忠信辭遜之類尊者敬之也賢良道德之可尊者順行如恭敬奉承之類事者弟子之禮也師則敬我者也長則尊我者是故事師長如事親則可謂孝順矣尊賢良如事兄則可謂友第矣堯舜之道孝第而已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釋曰虎門王路寢之門也居左者立大小二學於門之左也師氏保氏居之司視察也察王之視朝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中中於禮也失失於禮也

蓋王日視朝於路寢用人行政之善師氏詔之而教國子以爲灋用人行政之失不在於語言誦授之間而直於行事之際教誨焉是以古人必於事而爲學成材然後可以蒞政而臨民也夫師氏以媿詔王則王之所聞者善言所知者正道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寒之者衆則此心易搖所以必使國子宿衛王宮薰陶於德行則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善士所以輔養君德涵養氣質而置君於無過者莫急於此此王宮之教所以爲密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從才用反治直吏反蹕音畢

釋曰舉行也聽治坐朝而聽政也王出而祭祀賓

客會同軍旅喪紀入而常日聽朝師氏無不在左

右者無往而不詔王以善也其屬上士府史胥徒

也四夷之隸乃司隸所掌者兵服各用其本國之

旃布弓劍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

宮也內列謂蕃營之在內者王在朝與出在野外

師氏必帥其屬與隸以守衛王者所以教國子皆

守衛王宮之人且屬官之多徒衆之廣掌威嚴之



權則教道尊嚴而人攝服王亦恃以無恐矣况帥  
四夷之隸以守內列亦以遠人無覬幸非常之望  
可防肘腋之變故也先王於師氏之官所以處之  
委曲詳盡如此則教道焉有不行者

葉氏曰師氏教三德而不曰六德教三行而不曰  
六行保氏既教以六藝又加以六儀與司徒三物  
不同以貴游子弟與六鄉之民異其節目雖有詳  
畧之殊然爲教則一也夫國子皆曰教而保氏獨  
曰養國子以道者道非口舌之所能喻以之養其  
心則三者之教始可得而施焉此又與三物教民

不言道同意也又師氏曰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  
子中者教之以爲灋失者教之以爲戒如此則達  
於政事然後可以蒞政臨民矣周人之於國子其  
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則其任之也  
重蓋以公卿大夫之子席父兄之寵豢宮闈之安  
未離襁褓已列縉紳不限才愚樂居祿位恬視世  
祿則鮮克由禮不學面墻則蒞事惟煩苟無教養  
之素以變化其氣質而保護其德性將何以責其  
德行之素而動容節奏必合於禮樂異時蒞官臨  
民而欲授之以政皆達得乎當成王時魯周公之

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呂伋皆事成  
王他日皆爲顯諸侯此非周人詳於教國子之驗  
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  
數

釋曰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以歸諸道者也以  
諫惡爲職者繩其愆糾其繆使內無失德外無失  
政乃所以保之也養國子以道者六藝道之寓也  
六儀道之著也師氏之德行非可以語言直入必

教之藝儀使之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優游  
浸漬以涵養之則德行自然可造矣養之以道如  
此然師氏之教大學之教也保氏之教小學之教  
也大學教之以理小學教之以事二學之教亦於  
師保二官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也雲門大咸大  
磬大夏大蕤大武六樂也白矢參連剡注褻尺井  
儀五射也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五馭也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六書也方  
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朒勾股九數  
也○六藝以禮樂爲本禮樂者聖人所以治天下

之具也而列於六藝何也曰禮樂有大小有始終有儀文度數之禮樂有大禮大樂和平天下之本焉有不可須斯去身焉保氏之五禮六樂亦儀文度數之間耳然大司樂成均之教專以樂成就人才故藝謂之曰道藝者正指禮樂而言之也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聘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闡

釋曰容即儀也以見於外者言祭祀有裸獻薦徹

故其容欲穆穆皇皇賓客有迎送燕餽故其容欲嚴格矜莊朝廷則踧踖如也鞠恭如也曲禮曰朝廷濟濟翔翔喪紀始死則皇皇焉既殯則望望焉既葬則慨然如不及曲禮曰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軍旅曲禮曰戎容暨暨果毅貌言容諮諮教令嚴肅貌色容厲肅視容則清明也車馬曲禮曰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和之美肅肅雍雍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藝乃道之所寓容乃道之所發養之以道者如此王舉聽治皆從者謂隨事納諫也其職事與師氏

同闈宮中巷門使其屬守之所以幾出入嚴宮中之衛也師氏守門保氏守闈宮中整肅之權一由師保節制此教之所以必行而不敢犯也

葉氏曰周官分職聯事可謂纖悉而獨諫官一職缺焉僅有師氏掌以媿詔王保氏掌諫王惡而已周公以三公之師保不必備乃設爲師保二氏而以中大夫下大夫二人爲之其職專其任重意者言責之所由係也然師氏詔媿不知所詔者何媿保氏諫惡不知所諫者何惡夫陳善閉邪順美救惡臣子職分之當然也然謂之師保詔媿諫惡不過一言自教國子而外則帥隸而守王門帥屬而守王闈其餘則王舉聽治則從而巳也其於拾遺補闕繩愆糾繆之事殆若有不屑焉愚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宮者也其教國子亦皆守衛之人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蓋以循誘其善於嘿嘿之中何以昌言爲哉然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者乃其詔王美也保氏之養國子以道者乃其諫王惡也必有師氏涵養於先而後保氏正救於後是師氏之職尤重焉故書言師氏必儕於虎賁綴衣之列詩言師氏而伍於膳夫趣馬之行誠

過一言自教國子而外則帥隸而守王門帥屬而守王闈其餘則王舉聽治則從而巳也其於拾遺補闕繩愆糾繆之事殆若有不屑焉愚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宮者也其教國子亦皆守衛之人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蓋以循誘其善於嘿嘿之中何以昌言爲哉然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者乃其詔王美也保氏之養國子以道者乃其諫王惡也必有師氏涵養於先而後保氏正救於後是師氏之職尤重焉故書言師氏必儕於虎賁綴衣之列詩言師氏而伍於膳夫趣馬之行誠

以出入起居侍御僕從在王所而與爲善者師氏之功居多也一或有過則保氏從而正救之故曰掌諫王惡一言而已豈必如後世以諫名官耶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釋曰此官列於師保之後蓋猶民間之師氏也司救猶民間之保氏也糾者率其怠倦勸者循循善誘德六德朋友同學之人也行六行正規戒也強謂切磋琢磨也道藝則詩書禮樂是也蓋德無可

見故示之以意感之以心惟上所以糾之勸之若孟子所謂勞來匡直輔翼期使之自得者可謂盡糾勸之方矣行則可見而道藝則又習業之本務也故令其朋友以六行相規正以道藝相講習而勸強磨厲以進於學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也蓋古者庠序之中不專立師而教灋秉於閭胥族師州長黨正又不專居於庠序但擇其朋友之長而先覺者互相規戒告詔故言朋友而不言師也巡謂巡行問謂訪問觀察則考校之也德行道藝之書既定於鄉大夫黨正以下

矣司諫則考察其所書之當否以詔廢置也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此即俊秀有德行道藝可升於司徒進之天子入太學涵養之司馬辨論官材而任之是也鄉中升俊秀之事惟見於此夫教之書之固在鄉大夫以下而巡問觀察考校覈實審其才定其書然後使之升之者其權司諫執之也巡問觀察之間六鄉之吏治可攷矣萬民之德行可知矣以詔王行廢置也赦宥者民既有過失爲司救所罰而廢黜者能改過有德行可書者又從司諫而赦宥之此可見爲師者必操攷察廢置之權而後教道尊嚴而人信服若師保二氏必掌國中失帥屬隸守門闈而後教可行也

司救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表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

表即邪字

釋曰救猶禁也司諫掌糾勸德行司救掌誅讓表惡過失亦猶師氏詔王媿保氏諫王惡四官皆師表之職也表惡在心故爲不善者其辜重過失在事讓陷於惡者也其辜輕誅責罰也讓譴怒醮責也以禮防禁而救之者古者禮刑表裏出禮則入

刑教民以禮以禮制刑刑其犯禮者而已故防禁  
民之衰惡莫先於禮苟有背此者亦審喻而救止  
之果不能救乃行誅讓也蓋古者有少儀內則曲  
禮三篇實鄉中教民之禮書所謂八刑亦依此制  
之故使民有所持循今此書之廢久司救以禮防  
禁果何禮乎此治衰惡之灋也讓者以言語切責  
之罰者以捶楚擊撻之士司寇之屬加之明刑則  
去其冠飾而書辜惡著之背以明示諸人嘉石朝  
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坐日已  
滿又役於司空以勞苦之夫三讓而罰三罰而加

明刑所以使之愧悔耻諸嘉石所以徵其心役諸  
司空所以挫其體無非欲其改衰惡之行而革心  
向化也先王之愛民厚矣苟又不變寧免於殺哉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  
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釋曰圜土獄城也過失雖非故為讓之可也三讓  
三罰以啓其遷善之心者至矣而復不悛則納之  
圜土蓋日任之以事而夜則收之于獄不加明刑  
不坐嘉石者其辜輕於衰惡也天患灾異也民病  
札瘥也國中六鄉也郊野六遂都鄙也必以節巡

者節以輔王命也。問民疾苦，或調之，或救之也。以王命者，宣布天子德意也。○司教掌表惡過失之刑罰者，而兼調恤施惠之事何也？曰：先王之設刑，非以殘民，將以救民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也。官以救爲名，而末乃示以救之之事。先王好生之意，不可見乎？

原曰：觀司諫司救之職，可以知教道矣。夫教也者，非糾勸之至，而刑罰之加，則教道不行。非任之以政，假之以權，則教道不尊。故先王既立鄉職以司教化之本矣，使無振作飭整之方，則教亦終廢也。

故又設司諫以巡問，而觀察之。書其德行，別其人材以風厲之。其糾勸可謂至矣。又使之操考察之柄，詔廢置之權，則道安得而不尊？教安得而不行哉？又設司救之職，專以八刑糾萬民之表惡過失。犯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加明刑，復因其辜之重輕而困辱之，而勞苦之，無不欲其入於善也。則教道安得而不立？人心安得而不服哉？是故吾於朋友之正行強藝，可以見古之庠序，亦有群聚之灋。於辨其可任國事，則知儲才之本；俊秀之升，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難乃且反。其仇讎。

釋由難相為讎殺也。諧猶調也。和平也。民相仇讎。

由教灋之不舉耳。故設調人於司救之後。正以消。

其仇怨之風。而養其渾厚之俗也。過失誤也。無意。

而犯之。成平也。謂立證佐共明之也。過誤殺傷。此。

在秋官司刺有過失之刺。皆在所宥也。先王於民。

物之命。固不忍見其殺傷。然亦憫其過誤之至此。

是在此無可讎之理。在彼有必報之意。故立調人。

以鄉里之民。立為證佐。共明其非本意。以平停其。

怨怒之心。亦省刑之大者。及過誤而殺傷人畜產。

者。亦以鄉里之民平之。蓋造謀殺人。不待教而誅。

矣。過誤殺人。死者為不幸。生者不免於怨。故情事。

既明。避之亦足矣。之法也。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

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

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

之。辟同避。

釋由和謂和也。難讎難也。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

之四海。主大夫。東君也。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交友之讎。不同國。此復讎之義。

也。有父兄被殺，子弟之怨不能平也。故欲從復讎之義，然君上之義以過誤殺傷，本人無罪也。自上殺之，則賊棄其民，聽其子弟之讎殺，是無其君。故立調人以和之，而使之相辟，則彼無橫死，君無棄民，而子弟之怨亦消矣。辟之何如？君父之讎，則辟諸海外，以其有不共戴天之義也。兄弟師友之讎，則辟之千里之外，以其有不反兵之義也。從父兄弟主友之讎，則辟之不同國，以其有不可同國之義也。曲禮言其義之經，周禮處其義之權。故知經權之變者，可與言禮矣。瑞節玉節之剡圭也，和

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調人以剡圭使其子弟執之以治其罪，或殺之，或囚之也。夫矜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辟讎之灋，仁之至義之盡矣。故與之以和難之瑞節，而使得以自執之。朝士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是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釋曰：凡殺人是過誤殺人也。反殺者，既避之他國，子弟不書于士，又無端節自反殺之，則彼既有殺

人之罪。此亦有專殺之失。故又使鄰國交讐之。不可容於其國也。○或曰反復也。既殺一人。其有子弟。恐其復讐。則又殺之。故鄭氏曰。欲除害弱敵。則殺人者。或逃他國。則令其國與本國交讐。之殺人而義。如當事而誅大慙。執灋而戮元奸。朝士所謂。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也。若此者。避之他境。令其子弟勿讐之。仇之。是不從王命者也。必誅之。而不宥焉。鬪怒忿怒相鬪。未至殺傷也。故使鄉里共和解之。平成之。則不至於殺傷而爭息矣。不可成。謂不相服也。則鄉里之長。與調人書其是非。曲直。辨其先動者。爲非爲曲。而誅罰之。

原曰。復讐和調之說。漢唐儒者多駁之。伊洛之門。亦惑之。五峯胡氏。大以爲非。周公之典。愚以爲惟此。益信其爲聖人之制。制治於未亂。保民之大本也。蓋先王既立鄉官以司教。又設司諫司救以糾勸。誅讓之。則鄉里之中。宜其師師睦睦。無鬪爭殺傷之失也。然人心不齊。事變不一。不可不預爲之處也。故立調人之官。以諧和之。集閭族鄰里共質正之。有鬪怒者。先成焉。書其曲直。誅其先動。固不使其訟於鄉師。隸於士師矣。此息訟之本也。及其

有殺傷者亦先於鄉里成之。故而殺者歸之士師。官  
誤而死者謂其本無意而過誤也。寘之於灋則彼  
本無罪。一切宥之。則不能平子弟之怨。禮有復讐  
之義。刑有欽恤之典。故調和於禮刑之間。令其相  
避。勿得相讐。夫其辟諸海外。則重於幽州之流矣。  
避諸千里之外。則無異於三危之竄矣。避諸異國。  
則不能保其鄉井矣。爲子弟雖不得劊刃於其仇。  
不可以舒其忿而慰其心耶。及不肯避。則予之瑞  
節。令其執之。既復其讐。又令其不得反仇之。夫其  
使自避而不執之於官也。是欲其知罪免逮捕之

擾也。使其子弟勿讐者。令其以災眚自咎也。故調  
人之官一設。使彼知罪而自辟。使此自省而勿仇。  
是以無鞠究之煩。無逮捕之擾。無累及鄉鄰之不  
安其居者。朱不動聲色之間。而息大獄於本原之  
地。謂非聖人之制可乎。愚見後世大獄大囚之遍  
於天下。何者而非殺傷人之未能辨明者乎。死者  
一人而累者數十家。何莫而非不成於鄉里而成  
於官府者乎。一有秉心直道者出而調和之。則又  
厲於灋禁。又誰肯任調人之責者乎。噫。調人之  
官不設。而後世之訟獄始煩。鄉里之教不脩。而人

婦多犯瀆制世御俗者其思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釋曰判別也男女之合必有行媒者以有別也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書其所生年月日及名嫁娶以爲驗也陽奇陰偶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期○孔子曰夫禮言其極是也判妻出妻也入子謂女子爲人婢養者凡娶此二色之人爲不正之名皆書以記之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釋曰仲春建卯之月陰陽交會行婚禮順天時也奔謂先時未具六禮過此則失時也故亦許其成婚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凡不告廟而行納采納徵請期親迎者謂之奔此必因家貧凶喪荒札之故者而後許之若無故而不備禮及此時而欲成昏謂之不用令罰其父母及主昏者觀此則奔非私奔之謂矣司猶察也女無夫男無家而鰥寡不能自存者會合之使各有所歸如書所

謂敬寡屬婦是也。若義夫節婦則特異之行，故旌之以厲風俗。

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純側其反。

釋曰：幣，婚禮有納幣，納徵皆用帛。純帛，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貧者可以不及，富者不得過制，故曰無過。遷葬，謂死而求婦嫁殤，謂死而求夫，是皆瀆禮亂倫，故禁之也。陰訟，謂淫奔之訟也。勝國，亡國其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陰訟，鄙褻之甚，不可聽之于官府，故就出聽之，以示不正之合喪。國亡家之本，示監戒也。罪隸五刑者，歸之士師，所謂去勢幽閉者，此刑也。

李氏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慢之，非計也。是以聖王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必書其名，男女盛年其昏禮，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蕃育人民。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為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

禮記卷之五  
六十一  
澆野則鄩長稽其女工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有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餘

賈音嫁債音育劑子隨反賈音古競薄報反去起呂反

釋曰司市主市廛治商賈平物價收財賄者也所以一項人民聯屬鄉遂也故屬地官之末先義後利也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政之刑以齊之量

斗斛也度丈尺也執五量以定五穀之價建五度以定布帛之式禁謂違式衍俗之物不陳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此八者司市之大經也次市官所治之舍思次介次也叙肆之行列也以官次為列序分地而治之則市之經畫定矣肆賈人藏貨之邸也陳物於肆以類而辨之則市之物價平矣物之侈靡易售而無實用者也禁之則民不貴異物而市平矣阜盛也布謂泉也布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商賈通而貨財盛則泉布得行矣徵召也債買也量度所

以齊物也。物之多寡長短有定價，則買者來矣。質以人證，劑以書約，賒貸交予，以是爲信，則爭者止矣。賈民胥師，賈師也能知物之真僞，使之辨貨，貿易則欺詐之術不行矣。刑罰如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是也。市肆之間，奸詐強覈，萃焉徵以刑罰，則覈可禁而盜可去矣。泉府聚泉之府，同共也。泉府所藏之貨與民共之，市之不售者，官爲斂之。民之無貨從官貸之，所以利民，非以富國也。○司市爲市官之主，故其教治政令皆司其綱，而其目則自質人以下分掌焉。故質劑結信則質人之職，商賈行布則屨人之職，賈民禁僞則胥師之職，量度成價則賈師之職，刑罰禁覈則司覈之職也。陳肆辨物則肆長之職也。至於同貨斂賒者，又非泉府之職乎？其餘門關掌節皆同商賈之往來，察貨賄之出入，與夫征禁符節之事，亦司市之通貨賄以璽節出入者也。然則商賈也者，亦分天下四民之一者也。故其設官分職經制之詳密如此，蓋亦爲國之大務與。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吳音側



釋曰日昃日未中也易曰日中為市故大市期於日中百族萬家也為主主於為市謂其多也大市交易大而且多故百族為主萬家立一市也商賈家于市中故朝在焉夕市日將入時市也販夫販婦朝買夕賣以日餘力而給人家常用也故夕時在焉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釋曰市入謂三時之市開市門以納賣買之人也

鞭度者無刃之笏繫鞞子上則為鞭刻為尺寸則為度爭門者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執度以齊之故胥執此以守市門也群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正其肆之分界展之言整也成平也平成市物者也奠定也整飭會者使定物價防誑欺也上旌者揭析羽之旌于思次以為眾望使知三時市也思次市中官舍行次也市師即司市也涖事于此以聽大治大訟謂胥師賈師不能決而上之也介副也小官舍行次也則有序次分地而守之胥師賈師涖以聽市之小治小訟者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釋曰期于市謂有買賣要約期決于市者辟偏辟之物謂布有真偽爭偽布者爭量度之長短者刑戮謂犯刑者此四事則隨其方之人各於其所分之地叙要決之不可亂也所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是也得遺物者亦使置於其所分之地叙貨於其貨之肆畜於其畜之肆則不亂拾而失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則舉而沒之官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爾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釋曰利利於民者害害於民者靡物之侈靡使人競溺者凡治市者懋遷有無化居雖資於商賈而作灋以低昂之使厚風俗徵奸宄正人心實本於公上故凡治市貨賄之灋有用之物無者使有利者使阜蓋貴其價以來之則必有而阜盛矣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異物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蓋賤其價以抑之禁之則必亡而微細不用矣示民不貴異物也王制所謂不粥於市之物是也通達

也凡商人齎貨賄出入市與門關皆於司市給印  
章與節然後得行蓋門關有幾貨物有禁隨地有  
征故也國有災害則不收市征以蘇民困蓋凶札  
民困於財矣若泉饒裕則亦可蘇故聚金作布也  
凶荒鑄錢以益國用蓋古灋云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  
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  
大刑朴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釋曰僞飾之禁如用器不中度布帛粗精不中幅  
之類凡十有二在民者不得畜也圭璧一金璋二  
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  
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也凡此在上者  
不得作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賈則因此而粥之皆  
在所禁故分之各十有二焉憲表縣其所犯之由  
以示懲戒也徇以其罪徇于道路以辱之也朴則  
撻其身體以痛之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議正  
其罪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  
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

釋曰過市謂諸侯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  
子過其都之市也先王立灋欲於未然之前防之  
市者貨利所在君子不入焉恐竒靡淫侈蕩其心  
而變其守也故國君過市則赦市之刑人蓋以已  
既好利市人何誅焉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之  
過必罰其幕帟蓋帷所以貴其無以自蔽而見淫  
侈之物也國君如此則天子可知矣市司者凡市  
之主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專以待賓  
客會同師役之事者有市則有儻賣之事大衆所  
在其地之市司帥賈師從之而掌其貿易之事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儻者  
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  
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釋曰質成也成平也主平定物價者也貨賄財物  
也人民奴婢也兵器弓矢戈矛之類珍異竒羨異  
常之物凡此皆質人平定其價也儻賣也凡以物  
買賣者則爲之立質劑焉質謂人質如今牙儻劑  
交約券書大市人民牛馬則以人質小市財物珍  
異止用書契用質劑者欲其無反悔也稽考也書  
契取予市物之券即劑也同較量之使合律度量

以齊其長短量以齊其淺深淳謂幅廣制謂匹長  
巡行於市而規攷之若其度量不同淳制不一則  
舉其貨罰其人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  
春期內聽期外不聽

釋曰治質劑謂借證佐持契券求訟者度地遠近  
以為要約之期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者所  
以絕民之好訟省文書也郊遠郊野稍旬也

廛人掌歛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凡暑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

歛而入于膳府

釋曰丘氏曰紵布胥師所取在次之布也總布肆  
長總歛在肆之布也質布質人所歛質劑者之布  
也罰布司市所舉犯令者之布也蓋方貨入於市  
其間有詐偽者罰之以布出於次謂之紵布貨入  
於肆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總稅而計之其數  
非一謂之總布質人僨賣之質劑如今田宅牛馬  
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司市於辟布等有犯市  
令舉而罰之謂之罰布廛人正掌市廛之地凡諸  
物邸舍之稅廛人得以歛之然廛人本歛廛布亦

兼歛五布者欲使知其物之稅者不得兼取地稅其入泉府又將以歛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民用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因以奪民利哉屠殺六畜者皮角筋骨可作器物也故歛而入王府以當地稅珍異之物滯於市而不售者在廛久恐其腐敗官為賣之入膳夫之府以供貴者之膳亦所以利商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僨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釋由胥師掌二十肆入言各掌者其地考也之刑禁政令者也胥師之下

又有司覈司稽肆長止於二十肆不可與民居也俱無秩賦之也次介次也二十肆則設之以施政令貨賄之入則平地之物使爭競司市所頒之刑禁則表縣之使知所趨避也詐偽以言欺人者飾行以事欺人者僨賣也連言作買單言作賣二用也慝惡物也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乃飾之以誑買者此胥師所以察而禁之也司市治訟聽其大者則小治訟胥師自聽而自斷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辨由賈之有師賈之所取灋也。次中亦次與胥師同居一司禁令一司物價也。肆有百貨總言貨賄也。治者理其買賣之事也。辨其物之美惡課而比之使相均平展省而平定之然後定其價直使之合宜則百貨定矣。然後令之賣於市使不得輕重焉。○夫古之爲市也先令賈師定物價百貨之價既定然後令市此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以有此灋也。然賈師又豈得以已意低昂於其間哉。將稟之司市司市稟之內宰內宰稟之后也是故物無甚貴甚賤之價人無壟斷乘時之思後世劉晏

畧知此意然非先王之灋矣

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儻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釋由天患凶荒札喪貧者不能預備賈民乘時以罔厚利貴儻以重民困必禁之使有常賈所以恤民瘼又以懲奸民也。四時食物之美雖由人好尚亦使之有恒賈凡官府有所斥賣之物與買物爲官府之用賈師則帥其所屬司覈以下至肆長更代直月以均勞逸凡師旅大役會同有大用於市

買賣者皆使之嗣掌更代直月焉

司虺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虺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釋田此職掌禁人無禮鬪奪酗暴者將以禮與灋經市也市者利之所在而凶強之淵藪也先王將安良善保柔弱使市不擾乃於十肆立一司虺專以察強暴爲事憲其禁令使人避之苟有違禁不服者搏而戮辱之其古人所謂牧羊去其敗群之意乎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釋田犯禁則犯市令之禁者不物不正之物奇器淫巧不適於用皆是也搏尙而擒之徇於路且刑之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此職專主巡察之任與司虺相通也

司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釋田此胥乃胥師之役持鞭朴之人也執鞭度以巡其前凡坐作出入各有執掌如有游手行坐不



周禮全疏 卷之五 十一  
如灋者不以正者掩捕之撻戮有罪者亦有罰之  
使出布者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歛其總布掌其禁令  
釋田肆長則立肆之人蓋有財而爲賈者猶鄉之  
比長也故各掌其肆之政令名相近者如布帛之  
名同而制之精粗則異所以相遠實相近如馬牛  
之肥瘠相近而名則不同所以相爾相遠則正其  
價使之高下相邇則平其價使之如一所謂陳肆  
辨物而平市者其灋如此總布一肆之中隨其所

賣之物不計其貨只一年取稅若干謂之總布歛  
而收之以輸於厘人

原曰司市質人厘人皆設官也故有屬有府史胥  
徒其所掌政令刑禁皆受之朝廷者也胥師賈師  
則富商大賈之有才令其掌二十肆之刑禁辨物  
定價焉猶鄉遂族師鄣長之類也司覈司稽與胥  
則其所用之徒役肆長所備之人也肆長則有財  
爲商而坐肆者猶比長也蓋商賈乃四民之一別  
有一項人民故先王所以治之之灋如此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釋曰：泉府者，司市主貨財之府。以泉通商賈之貨。

賄濟萬民之困急，利民莫大焉。猶遂人之有旅師。

聚三粟以濟貧民，平頒與積者。或在野，以粟在國。

以泉二官，蓋相依也。市之征布，謂廛人所斂諸色。

之泉也。市有積滯不售之貨，官以泉而收之，所以

便商，非為其賤而買之也。每書其賈而揭之，以

待不時而賣，物有遺塞，賈無貴賤，所以便民，非為

其貴而賣之也。所以為此通融之濃，為商為民國

何利焉。

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

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

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釋曰：抵，本也。民有買貨以濟用者，各從其本價，恐

貪人利之也。必從其所居鄉里之長，或所治之有

司，審察之。果非射利，然後予之。賒者立期取償，而

無息。猶未買者也。然必祭祀喪紀大事，困急不得

已而後賒之。祭祀旬日，喪紀三月，量輕重以為限。

也。貸與賒不同。賒者買物以濟喪祭之用，無論貧

富，貸者借泉以濟貧乏之用。惟貧民則貸之，有司

予有餘者無息代者  
傷多民而反有息既  
家之不道也

其鄉里所轄之官辨與物定其價而授之還本之

後使服役於國事各有日數以為息其息不取其本

取財而為息也。○夫泉府之布出於厘人所歛非

苛征也泉府之貨出於商賈不售非奪商也民之

買者與其有司辨其要用不與其貪利也物有貴

賤必從其本價不謀其利也民有喪祭困急而賒

貨則立期取償而無息急民困也民有從官借物

以濟急必出不得已而後授之以身服役國事為

息不責其所無也則既不病民亦不病國兩得其宜矣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釋由國之財用取具者入九賦則以供王之膳服

在於民則歛貨利商也賒貸利民也是國之經費

不過為玉為民為商而已歲終會其出入不過會

此三者而已他事豈其取於此乎納其餘亦納之

於職幣以待移用而已

廉由泉府之財所入者厘人五布而已今日國之

財用取具焉不知泉府何以供之王介甫執此遂

曰善為國者不取於民而財用足乃置市易務出

內帑錢數百萬以為本遣人諸處市物以厭富商

之利又官出本賒貸於民而取其厚息以資國用

其息不取其本  
又何待說

豈非以國之財用取其於泉府之一言乎蓋所謂財用者供九賦之一也其國用者待王之膳服也供賦之餘則歛貨利商也賒貸利民也出入有餘又納於職幣也果園之財用如斯而已介甫讀禮不熟以成宋人之害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噫以釋經之誤而遺天下之大患廢聖人之全經其失均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祭受其餘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鍵其展反

釋曰匠人云管國九里旁三門王城有十二門也

管鑰也鍵牡也入者爲牡出者爲牝蓋授管以閉

門授鍵以啓門故曰啓閉國門也幾察也不物有

所幾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

有利者阜舉之没入官也死政之老死國事之父

母孤其子也犯禁者冒利先王以義治之則司門

没其財死政者徇義先王以利養之則遣人養其

老幼蓋遣人之委積自司門出也正是幾之也監

門門徒也養祭祀之牛牲以門外有閑地也門祭

受其餘者不敢用祭祀之牛祭門特受其共牲之  
餘者而用之朝聘之賓客至門則以告其上以禮  
而迎之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  
治禁與其征屨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  
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釋曰王畿千里而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亦十二  
關國貨之節通貨賄之璽節也凡節皆掌節守之  
惟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以聯門市謂自外入  
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內外參聯

以檢滑商司貨賄之出入於關猶司門之正貨賄  
也治者治其鬪爭禁者禁其欺詐征者征其出入  
之貨屨者賦其市地之屨丘氏曰市有灋市關則  
無市官之灋安有屨征蓋其掌國貨之節以聯門  
市是辨其合征合屨者而關白焉貨不出於關必  
僞物犯禁而避稅者舉者沒其貨罰者撻其人貨  
賄不犯禁者則達之即授以節又爲之傳書使所  
至無留礙蓋商取貨於民間至關驗而書之乃與  
之璽節其有節者亦爲之傳書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啟關則

爲之告有内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

釋曰凶謂荒饑札謂瘡厲春秋傳曰札瘥天昏無  
關門之征猶幾者謂苛察之不得令姦人出入孟  
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是也敬作叩  
敬關謂至關謁關人也國語曰敵國賓至關尹以  
告行李以節迎之朝聘者亦然送令者外之送令  
謂從侯國畿内而入者以節及傳内之送至王所  
内之送令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以節與傳出  
之送至侯國畿上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

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湯輔之

釋曰節謂行者所執之信邦節則玉節以下之八  
節也辨其用者或用以守或用以使也輔王命王  
有命則以節授使者執以爲信此守節也玉節之  
制如玉爲之則以命數爲小大玉美在其中而暢  
達於外君子比德如玉諸侯之德宜如是也角則  
致力於内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爲采邑之長者  
其材宜如是也制則未聞此邦國之使節也諸侯  
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路所執之節皆鑄

金爲之各爲虎人龍之象以山國多虎如晉楚澤  
國多龍如吳越平土之地則人之如陳鄭之平原  
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也英飾也  
蕩竹也英以綵繒而繫於竹持之使其英華外著  
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美尊王命重使華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  
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

釋曰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主通貨賄之官謂市  
官也道路主土地者謂比長也符節以竹爲之有  
判合如漢宮中詔符也璽節今之印章也旌節以  
竹爲旌如漢使者所擁節是也凡民遠出至門者  
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商則司市爲之  
節其以徵令及徙家則鄉比長爲之節不出關不  
用節也凡節有灋式藏於掌節有期反節不獨民  
與商門關道路之官亦必有期而反弊則更爲邦  
國都鄙之使節反則有時守節易世方反凡欲遠  
行於天下者無有不得節而出不獨有王命也傳  
者所以書其事與節相依而行故曰輔之無節者  
遇門關幾察之處則執之或納於園土故不達也

葉氏曰瑞節所以頒大信於天下者掌節一官尊守邦節者也曰守邦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是即珍圭牙璋穀璧琬琰者也則掌節所掌必有與典瑞相通者矣以至邦國之使節曰虎節人節龍節門關道路曰符節璽節旌節又與小行人所達之六節相關通焉獨都鄙之管節與貨賄之璽節不同爾蓋角節王畿都鄙之節管節侯國都鄙之節掌節有門關之聯有貨賄之出入故有璽節小行人掌諸侯之聘無貨賄之出入故無璽節此其所以不同與夫節所以示信也既典之以春官之典瑞又守之以地官之掌節又達之於秋官之行人不如是則無以爲信也蓋典瑞雖以瑞節授使者而持之苟不合於掌節則使者所持未必信掌節雖以符節授使者而行之苟不達之於小行人則使者所行未必通瑞節出入三官互相稽驗則無矯僞之弊矣



無以謝之矣

以對昔而計未以是辨而治之

任任人其始也其末也其始也

昔而計之治不命人率而治之

入不取也其始也其末也其始也

周禮全經卷之五



